何心隱先生爨桐集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三卷

楚蘄後學張　宿詮訂

鄧自齋說

自齋以身言自耶以家言齋耶以中庸言身耶以大學言家耶中庸以身言者必言身乃象中庸何者中庸不言心而言性以性則水也水則直透於海海以水為身也不身象中庸則中庸奚象不中庸言身則身奚言大學以家言者必

言家乃象大學何者大學不言性而言心以心則海也海則藏蓄乎水水以海爲家也不家象大學則大學奚象不大學言家則家奚言且記中庸於大學先先乎其身意也記大學於中庸後後乎其家意也必先所先於至中而庸其身乃仲尼身也必後所後於至大而學其家乃仲尼家也是故記中庸者記仲尼其身以庸乎其禮其樂於中記大學者記仲尼其家以學乎其

禮其樂於大也乃若記論語者乃記仲尼不遐身家於莫不有之身家而身家於生民以來未有之身之家與老者相與以安朋友相與以信少者相與以懷相與事事於中庸其身於大學其家者也不然何表章中庸大學於論語參耶必於論語事於禮樂於中庸大學事於身家乃仲尼其身家也自齊果仲尼身家言耶

精析心髓匡廓以辯孔子之於正卯

有孔子必有正卯卽有苗必有莠皆難以心髓辯必皆于其匡廓而後易以辯者莫非以心髓辯譬則辯苗辯莠於根也根相似而辯之難也亦莫非以匡廓辯譬則辯苗辯莠於實也實相懸而辯之易也然則心髓之可以質鬼神而無疑者又必有匡廓以匡以廓其心其髓如苗如莠之有實以實其根而後可以知其爲苗爲莠而後可以知苗知莠莫不欲並生於天而後可

以知苗之亂於莠之不可以並生乎人而後可以知苗知莠之不可並生於人而後可以其苗其莠之實以實乎其根者如匡如鄺於孔子於正邪而後可以俟諸百世之聖而不惑而後可以其不惑於百世之聖之俟者質諸鬼神而質也無疑於鬼神而無疑也無疑於不惑也故中庸不徒言質諸鬼神而無疑而必終言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不然宋世有覩朱儒以僞學

者其心髓未必不以孔子之視正邪視也亦未必不以其心髓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也設不有儒之匡廓佚於宋於今幾百世以匡以廓其心其髓如苗如莠之實之所以實其根者之不惑於宋於儒孰不爲宋世之視宋儒以僞者之所惑耶孰爲宋世孰不爲宋世孰爲宋儒孰不爲宋儒孰爲孔子孰不爲孔子孰爲正邪孰不爲正邪孰辯耶且孔子之於正邪惟雜出於家語

而不載諸論語者何耶必如鳴鼓之攻必如以杖之叩又必如沐浴而朝之請討於不討之討而後爲神武不殺於神其道以設教者乃於論語載耶乃載諸論語者乃爲無大過於學易耶乃爲潔淨精微於不以力潔淨精微於以德乃爲學易之可以無大過耶或者正邪雖未載諸論語而其於孟子之所載者如鄉原如楊墨流卽正邪流耶不然孟子亦奚不於正邪辯而於

楊墨獨辯之不置又於鄉原又惡之如莠以辯之又辯何耶正邪似孔子莠而實非孔子莠也雖鄉原亦非孔子莠況正邪之亂政而非鄉原之亂德如莠之亂苗者乎且如鄉原則刺之無刺者而正邪尚有可刺者也然則正邪豈孔子莠耶又況鄉原又惟一鄉皆稱原人而已又不如楊墨為天下之言所歸斯足為孔子亂斯足為孔子莠也故孟子不見有正邪辯惟不得已

於楊墨辯也且孟子又有不得已於夷尹惠之
析之精以藏乎其辯於不同道者乃深憂其聖
有如夷如尹如惠乃足以其聖之清以亂孔子
之可以止則止之清而時乃足以其聖之任以
亂孔子之可以仕則仕之任而時乃足以其聖
之和以亂孔子之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
和而時也乃足為孔子萃也乃精析三聖之道
必不與孔子同以藏乎其辯於不辯又甚乎不

得已於楊墨辯者又有不啻於鄉原辯也夫鄉原之亂德僅足為堯舜之德亂僅足為斯德斯亂之莠爾奚足為孔子潔淨精微以德於易亂而莠又奚足為孟子於孔子而勤辯耶況正邪又奚足見辯於孟子辯耶此正邪所以不見載於論語而見雜出於家語者尤為不足辯也然否就如春秋所書所會所墮則雅書公會雅書叔孫季孫墮之而已自有毫釐不似家語徒欲

推重孔子而悉以其所會所陸之得力者悉於孔子而歸重也殊不知孔子惟重乎潔淨精微不假毫釐之力於所司所攝而又重乎潔淨精微以德以神其道於所教乃家語之所語爲雜出語也其不以家語與論語雜入於經書者或者其得孔子之所重者乎然否况家語口氣較諸春秋已有毫釐不相似者以家語多雜於傳所出也雖哀公問政有載於中庸者而家語亦

有之此家語之所以爲雜出語也自此外又聞有似於禮經語者亦以禮經語有雜於漢儒語乃所以雜出於家語也乃家語之不可與論語而同語也要之家語似足以亂論語而爲論語務者實非論語務也實不足爲論語亂也况家語之語正邪其亂政者又奚足爲孔子亂又奚足爲孔子務耶然否然否設家語所出如春秋所書者果爲孔子得力事則孔子所神所教之

所尊亦不過齊桓晉文事爾又惡足爲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之足以起孟子所願學必有事焉事耶然則家語不足爲論語𦙍正邪不足爲孔子𦙍將有不俟今日辯而後必有析而精明而辯者矣第足爲孔子𦙍有不嘗鄉原不嘗楊墨之足爲𦙍者則又不容不述孟子不辯之辯而辯之也昔孟子旣以夷隘而惠不恭爲君子所不由而又以百世之師居夷惠非不辯

之辯以深藏乎其辯於足以亂所神所教乎不世之世如孔子者乎此非足爲孔子para乎

辯無父無君非弑父弑君

自老自佛以無爲極爲宗而不知太極非極於無乃至於幷其易有太極之有悉歸無而無九無之於楊於墨者不此其源其流乎是故無父之無非不孝者可以當其無也亦非不孝至於弑父者可以當其無也無君之無非不忠者可

以當其無也亦非不忠至於弒君者可以當其無也必禽獸之煦煦於相飲相啄相餵羽毛而宛若有親親父子之仁以見乎其情於禽如烏之反哺於獸如羊之跪乳頃則所哺者所乳者莫知其爲父而其於哺反者於乳跪者莫知其爲子莫知其爲孝莫知其爲不孝若父若子以喙以角以爪以牙以搏而已又莫知孰爲父之必弒於子又莫知孰爲子之必弒乎父自相忘

於無子無父而後可以當無父之無也又必禽獸之孑孑獨飲獨啄獨飾羽毛而宛若有尊卑君臣之義以見乎其情於有翼而飛如禽如蜂之屯科於有足而走如獸如蟻之聚穴頃則其科而屯者科而莫勝其科屯而莫勝其屯其穴而聚者穴而莫勝其穴聚而莫勝其聚君莫知其爲君臣莫知其爲臣莫知其爲忠莫知其爲不忠若君若臣以尾以毒以嘴以刺以齒而已

又莫知孰爲君之必弑於臣又莫知孰爲臣之必弑乎君自相忘於無君無臣而後可以當無君之無也且如不孝至於弑父者必欲自父其父而後必弑其父以父其父乃得以自父也如不忠至於弑君者亦然乃得以自君也然則弑父者猶有父弑君者猶有君爾况徒爾不孝不忠者尤未忘情於父於君者也能無父乎能無君乎必墨必楊必禽必獸乃煦煦若親親而愛

相兼愛卒若禽禽獸獸莫不有愛有親而似仁以父父乃無父也乃子子若尊尊而我獨爲我卒若禽禽獸獸莫不有我有尊而似義以君君乃無君也此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尊尊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弒父弒君乃不流於無父無君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乃凡有血

氣其尊親也不盡不盡

答作主

其欲某自作主而不憑人之議論不憑人之求言亦切矣人皆言某少主奚獨某之言爲然意者某之言未必如人之言也然人之所謂主者則卿之矣爲農工則主於農工商賈之議之論之求不得以人之矣其竟也農工而已矣爲商賈則主於商賈士之議之論之求不得以人之

何怡園叢刻

矣其竟也商賈而已矣爲士則主於士聖賢之
議之論之求不得以入之矣其竟也士而已矣
商賈大於農工士大於商賈聖賢大於士主其
大而小不入焉可也主其小而大不入焉是不
見大而絀於小也而可乎有爲農工而見於商
賈者商賈之求之議論得入焉有爲商賈而見
於士者士之求之議論得入焉有爲士而見於
聖賢者聖賢之求之議論得入焉爲其爲而他

之大似不自憑而憑人矣似無主矣不知其所爲者小而所見者大奚容復自憑其小而不大之憑奚容復自主其小而不大之主耶農工不見商賈而商賈之憑是無主也猶愈於農工以終其身者也况見商賈而憑之是將超農工而爲商賈也可謂之無主於商賈乎商賈不見士而士之憑是無主也猶愈於商賈以終其身者也况見士而憑之是將超商賈而爲士也可謂

之無主於士乎士不見聖賢而聖賢之憑是無主也猶愈於士以終其身者也況見聖賢而憑之是將超士而爲聖賢也可謂之無主於聖賢乎人情恒蔽於所不見見之未有不超之者也農工之超而爲商賈商賈之超而爲士人超之矣人爲之矣士之超而爲聖賢孰實超之而實爲之若農工商賈之超之爲者耶商賈之大士之大莫不見之而聖賢之大則莫之見也農工

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商賈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商賈與士之大莫不見也使聖賢之大若商賈與士之莫不見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捨其所憑以憑之耶豈徒憑之必實超而實爲之若農工之超而爲商賈若商賈之超而爲士者矣某之見見人之所未見者也某之憑憑人之所未憑者也則謂之見非所見謂之憑非所憑皆可也未見則非其所非矣

何恃園藏刻

既見則是其所是矣是非者之見均也均之不足疑也惟自信其所見所憑之必見是於天下於萬世而已

答戰國諸公孔門師弟之與之別在落意氣與不落意氣

意與氣人孰無之顧所落有大小耳戰國諸公之與之落意氣固也而孔門師弟之與曷常非意氣之落耶戰國諸公之意之氣相與以成俠

者也其所落也小孔門師弟之意之氣相與以成道者也其所落也大意落於小則濃落於大則淡氣落於小則壯落於大則索恒人之意氣皆然也聖賢之意氣必落於大而不落於小也聖賢之意必誠誠必誠其明明德於天下之誠也誠其明明德於天下而意與道凝矣聖賢之氣必養養必養其塞乎天地之間之養也養其塞乎天地之間而氣與道配矣若戰國諸公之

意亦不可謂不誠也特誠其一己之俠之意耳使去其所誠而易之以明明德於天下之誠其不淡然也乎戰國諸公之氣亦不可謂不養也特養其一己之俠之氣耳使去其所養而易之以塞乎天地之間之養其不索然也乎是故戰國諸公之小惟孔門師弟之大則可以議之苟徒議彼以落意氣宗此以不落意氣議非所議宗非所宗者也不落意氣之說豈昌自今耶當

孔子之時如明如喜之徒已昌其說矣孔子惡其害道是故有爲毋意爲毋必爲毋固爲毋我者皆絕之柰之何後之人昌其所絕而爲不落意氣之說爲毋乎意必固我之說也不知盈天地間皆意必固我之盈也雖欲毋之而不可毋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說雖欲昌之而不可昌也天地之意之必之固之我生民生物而莫測者也莫測其所以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莫

出乎其意必固我之外天地之大也聖賢之意之必之固之我猶天地之生民生物而莫測者也亦莫測其所以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而自莫出乎意必固我之外聖賢之大也如軻如讓之爲意爲必爲固爲我者則俠而已矣人見夫軻讓之徒之意必之固我之混以神也而不知其以大而混而神故意必固我者自天地自聖賢以至於一節之士以至於一民一物之微之所

咸用者也彼爲毋意爲毋必爲毋固爲毋我[illegible]
亦卽意亦卽必亦卽固亦卽我之用也合意必
固我而範之於大聖賢之道之所以無不範也
夫豈任其意必固我之雜出而莫之範耶意必
固我之雜出莫雜于孔子之時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者雜出之尤者也孔子之道之無所不範
雖欲雜而出焉而自不可得而出也不可得而
出況得而害乎而又何庸於絕乎無庸於絕而

絕者子之創道之殷而憂其陰害乎所創也雜於他者無害於所創而雜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或陰害之子之所以絕之也絕之則範之矣範之則無庸乎絕不絕之贅矣

辯志之所志者

凡志之所志大有所不容不辯者莫大乎志人物志之不容不辯者也且若志人物志不志堯舜於人物志抑以堯舜則帝不可以人物於帝

而人物之乃不以堯舜志之於人物志耶然而
堯舜則遞之孔子者又可以人物而人物乎孔
子而乃以孔子志之於人物志耶是人物志之
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於孔子辯也又若志人
物志不志文武於人物志撕以文武則王不可
以人物於王而人物之乃不以文武志之於人
物志耶然而文武則祖於后稷者又可以人物
而人物乎后稷而乃可以后稷志之於人物志

耶是人物志之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於后稷辯也是非徒爲后稷辯也無非亟爲孔子辯也夫惟以后稷志之於平陽人物志而得與后稷同於平陽人物志而志之者猶有若巫咸有若傅說其人物焉則人物志之所志后稷於平陽人物志者猶無愧於后稷也猶無愧於文武也乃若平陽人物而又有若張儀有若范雎其人物者亦得與后稷同於平陽人物志而志之又

奚惟於后稷愧耶雖在文武亦必有所愧也其
在文武之心有所愧者亦無非爲后稷愧也亦
無非爲后稷爲文武之祖而乃爲后稷愧之混
志於人物志愧也是人物志雖於后稷亦容不
大有所辯者耶是又深於后稷辯者亦無非切
於孔子辯也設志孔子於兗州人物志者亦惟
志兗州之人物有若巫咸其人物而又不啻若
巫咸其人物又必有若展禽其人物有若傅說

其人物又不啻若展禽傅說其人物又必有若孟軻其人物同志於兗州人物志以志焉則亦無愧於人物志也則亦庶幾其無愧於文武也即庶幾無愧於堯舜也乃又有若漢之叔孫通有若唐之李績雖非有周之儀之雖之人物是亦漢唐之儀之雖之人物雖非有周兗州之人物是亦漢唐兗州之人物而亦混焉以孔子與通與績混焉志之於兗州人物志又容不爲孔

子之志於人物志愧耶且以通以續其人物而
人物乎展禽何若亦混焉志之於人物志雖在
展禽亦必有所愧矣又況孔子又不以通以續
其人物而混焉志之於人物志愧耶又況以展
禽其人物而人物乎孔子何若噫且未辯爾且
以展禽其人物而人物乎堯舜文武何若且又
以堯舜文武其人物而人物乎孔子何若噫自
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其盛者又何可不人物

何怙園藏刻

乎堯舜其帝而人物乎孔子之非帝耶又何可
不人物乎文武其王而人物乎孔子之非王耶
又何可以非帝非王而人物乎孔子若展禽其
人物耶噫混焉志展禽志孔子於人物志容不
辯耶又況志之所志之不容不辯又有若李耳
者蓋以李耳則仙之所宗而志李耳者不志李
耳於仙釋志其以李耳非仙耶然而有若河上
公之章句道德經以宗李耳者何又志河上公

於仙釋志而不志李耳於仙釋志耶噫志李耳
於仙釋志則得以仙其李耳而仙矣不然若李
耳者則又仙不仙若也容不於仙釋志以辯李
耳之不志於仙釋志耶是又亟而深切於李耳
辯者即孟軻亟而深切於楊氏辯也亦無非亟
而深切於仙之所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即
孟軻亟而深切於楊氏之宗之得以混孔子者
辯也又況志之所志之不容不辯又有若達磨

者蓋以達磨則釋之所宗而志達磨者亦不志達磨於仙釋志其以達磨非釋耶然而有若慧能之貞指壇經以宗達磨者何又志慧能於仙釋志而不志達磨於仙釋志耶噫志達磨於仙釋志則得以釋其達磨而釋矣不然若達磨者則又釋不釋若也又容不於仙釋志以辯達磨之不志於仙釋志耶是又亟而深切於達磨辯者郎孟軻亟而深切於墨氏辯也亦無非亟而

深切於釋之所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郎孟軻亟而深切於墨氏之宗之得以混孔子者辯也合而辯之昔之與孔子混者惟楊墨也不容已於辯也今之與孔子混者惟仙釋也不容已於辯也況又有若列禦寇者又有若莊周者似楊而非楊似墨而非墨似仙而非仙似釋而非釋又莫辯其人物而亦混焉以列以莊志之於人物志矣不容已於辯也亦無非以孔子之混

志於人物志辯也噫奚惟於人物志辯耶且志名筐志之所志及志流寓志之所志者亦皆有不容不辯者也何者必其人物必皆可志於人物志者乃皆可以志於名筐志也乃皆可以志於流寓志也然而孔子則志之於人物志矣有若伊周亦志於人物志矣何孔子惟若伊周之志於人物志而又不若周公之志於名筐志又不若伊尹之志於流寓志者其以孔子未嘗有

所寄若周公之寄東洛乃不以名寄志孔子於名寄志耶亦以孔子未嘗有所寓若伊尹之寓莘野乃不以流寓志孔子於流寓志耶抑以孔子不可以名寄志志耶不可以流寓志志耶然則又可以人物志孔子於人物志耶是又不容不亟而深切於名寄志流寓志之所志者辯也亦無非亟而深且切於志人物志之所志者辯也亦無非亟而深且切於志人物志

以混志乎孔子者辯也然則志之所志之大有所不容不辯者非志人物志之不容不辯者耶然則凡志之所志者必有辯其志之所志而志焉而後志之所志有所辯者庶無所可辯也必辯之何辯而志之何志耶必辯孔子之志於志之所志者必不可以志人物志之所志者混志之也必若一統志必志文廟於壇廟志以辯別志之所志乎孔子者於一志以統孟軻諸子即

若文廟四配兩廡特志之以聖賢志大儒志以志孔子之志於志之所志者乃庶乎一統志統於一以志也乃庶乎無所可辯於志之所志者也然惟混焉志孔子於人物志是虛志文廟志於壇廟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廟志以同乎太廟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壇志以同乎天地壇志而志之矣是虛志文廟志於京師志而志之矣噫必若志文廟志於壇廟

志於京師志以志孔子志乃不虛志文廟志於
壇廟志於京師志而志之矣乃不虛志孔子志
之盛於堯舜文武其帝其王而志之矣乃若堯
若舜若文若武必又何若以志之耶必若四川
總志必創帝紀以志夏禹以志漢照烈於總志
之所志所總者引伸以志堯志舜志文志武於
帝王志而後志之所志乎堯舜文武不志於人
物志者乃亦庶可以無辯也雖然志帝王志亦

甚難乎其帝其王之志於帝王志也意必若志
堯舜於帝王志必志前乎堯舜而帝者必若軒
轅必若神農必若伏羲其帝乃可以同乎堯舜
志之於帝王志也不然雖帝若秦帝可混志於
帝之志耶必若志文武於帝王志必志前乎文
武而王者必若武丁必若湯必若禹其王乃可
以同乎文武志之於帝王志也不然雖王若秦
王可混志於王之志耶意必擬帝王志於一統

志以志伏羲於帝王志以統乎必於聖必於賢而帝而王者以志之於帝王志而後帝王之統一於帝王志也乃一統志也必擬聖賢志於一統志以志孔子於聖賢志以統乎不必於帝不必於王而聖而賢者以志之於聖賢志而後聖賢之統一於聖賢志也乃一統志也必擬大儒志於一統志以志周敦頤於大儒志以統乎儒之必若敦頤之可以希聖希賢而大而儒者以

統志之於聖賢志而後儒之統亦一於聖賢志
也乃一統志也而後人物志之所志者又奚得
混所紛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況李耳達磨
雖不志於仙釋志而亦仙釋之所宗者又奚得
混所紛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又況若儀若
雖若通若績其人物亦不得與志之所志后稷
巫咸傅說伊尹周公展禽之所志混矣又奚得
混所紛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又況若稷若

咸若說若伊周若展禽其人物又奚得混所刱聖賢志之所志孔子志耶是亦不徒為凡志之所志人物志者辯也亦無非為凡志之所志人物志以混志孔子於人物志者辯也亦無非為莫大乎志人物志之不容不辯其志之所志者辯也辯辯或問欲續修湖廣通志者則將何以志乎通志以通以志湖廣司府州縣之大有所不容不續以修者耶抑或大有所不容不辯以

辯通志之所志所續以修者聊憶夫有所不容不辯者莫大於安陸州而承天府也何者自安陸州未陞承天府而辯之則安陸州雖有藩封封之於其州而安陸州猶以州而州焉猶臨濠也猶北平也猶臨濠而未府之以鳳陽也猶北平而未府之以順天也彼以通志修之續之於正德間者惟以藩封所封之宗派所封之歲次修之續之於志安陸州志而已可也然於嘉靖

初又以通志修之續之者亦惟以藩封由封之
起跡由封之繼統修之續之於安陸州志而已
可耶何也混焉於通志之所志州志者無所別
也容不辯其不可與州志之所志者混耶自安
陸州已陞承天府而辯之則承天府雖不有藩
封封之於其府而承天府亦不徒以府而府焉
猶鳳陽也猶順天也猶以鳳陽而府臨濠也猶
以順天而府北平也彼修與都志而來續其所

與於通志及修承天大志亦未續其所大於通志亦惟志其所與所大於其府猶夫志府志而已可也乃若欲於通志而續修於郎則又不容不以其所與所大之所志者修之續之志之於通志矣而又惟以通志之志府志志承天府於湖廣所屬府之所志而已又奚可耶何也又混焉於通志之所志府志者無所別也又容不辯其不可與府志之所志者混耶雖然通志欲通

其所與所大而志之而修而續之於通志亦通之志之非易易也何也且以安陸州而擬焉雖猶夫臨濠也而又非易易可以臨濠擬也雖猶夫北平也而又非易易可以北平擬也況以承天府而擬焉雖猶夫鳳陽也又可易易以鳳陽擬耶雖猶夫順天也又可易易以順天擬耶是又不咨不辯而又難乎其辯者也然則即欲於通志而續而修之者必若何以辯以續與都志

及承天大志相通焉志之於通志以修而後可無辯耶必若四川總志之總夏禹漢昭烈於帝紀以志之以修之以續之於通志則庶乎其可耶噫總志之所總而志者總乎古而志之則難而易也通志之所通而志者通乎今而志之則易而難也是亦不容以不辯而亦難乎其辯者也然則必又何若以續以修通志之志其所與所大者而後可耶而後可無辯耶亦必若一統

志之志壇廟志於京師以通之以志之於通志
而後可也亦必若欲辨乎帝王志以志其所典
所大者於通志而後可也而後可無辯也是又
附辯以辯辯乃又有欲於通志以修以續以通
以志乎周敦頤志於通志者亦惟若欲辨乎大
儒志以志敦頤之所志於通志而不以昔之通
志志敦頤於永州人物志而後可也而後亦可
以無辯也不然則永州其人物有若鄭產則蔚

乎敦頤而志之於人物志者得以混敦頤於其前也雖未可擬展禽其人物以混孔子於其前者而亦敦頤之展禽也又有若張部則後乎敦頤而志之於人物志者得以混敦頤於其後也雖未可擬叔孫通其人物以混孔子於其後者而亦敦頤之叔孫通也噫必欲大儒志於通志以志敦頤志而後可也而後可無辯也而後有欲於一統志續而修之者必以郎之欲於通志

之所修所續者爲張本也且一統志之於輿都志之所輿及承天大志之所大亦不容不辯以續而修之於數年間矣或者先乎通志之欲續欲修而志其所輿所大於一統志之所志焉則一統志又爲通志之所取法者也然則又奚啻爲通志之所取法已耶必爲志十三使司志之所取法者也惟通志之欲續欲修在卽乃惟以通志之取法言也乃惟以通志爲張本言也是

故大有所不容不於人物志以亟以切以深於
孔子之混志於人物志以辯者亦無非爲取法
辯也乃又附辯其所興所大於安陸而承天之
所志混於州之志府之志於通志以辯者亦無
非爲張本辯也又不容不辯敦願亦不可以人
物志而混志之於通志以辯者亦無非爲張本
辯也亦無非爲帝王統爲聖賢統爲大儒統之
必一之於一統志爲取法辯也噫爲一世張本

辯為一世取法辯則辯之若易易耳然而必辯之至於無所容辯而後緜之為萬世張本為萬世取法雖萬世亦無復可辯其所辯者是辯又容易易辯耶何者莫非聖賢也孔孟其敦頤所希之聖賢耶莫非大儒也敦頤其孔孟所與之大儒耶噫亦甚難乎其辯矣亦甚難乎其辯矣

乃又附辯以辯辯

補志之所志者

大明一統志志文廟於壇廟志而壇廟志之志其所尊所親者則始之以志天地壇志蓋志乎其所尊焉者也繼之以志太廟志蓋志乎其所親焉者也終之以志文廟志蓋志乎其所尊所親焉者也要皆壇廟志之所志於一統志以一以統以志之於　大明以大明乎其所尊所親焉者也夫志天地壇志則志乎其所尊之父毋於一統志之志壇廟志矣志太廟志則志乎其

何梧園藏刻

所親之父母於一統志之志壇廟志矣然而志
文廟志則又何所尊何所親何所志之於一統
志之所志於壇廟志耶亦無非以孔子則文乎
父母之尊而尊文乎父母之親而親自致凡有
血氣莫不尊之以尊而自尊之於文廟若尊乎
其所尊之父母以志文廟志之所尊焉者也自
致凡有血氣莫不親之以親而自親之於文廟
若親乎其所親之父母以志文廟志之所親焉

若也乃志文廟志於壇廟志亦自若志天地壇志於壇廟志也亦自若志太廟志於壇廟志也亦自若志壇廟志於一統志也乃一統志也乃

大明一統志也然則志文廟之所志者志孔子於所尊也志孔子於所親也夫何混焉志孔子於人物志耶又何志孔子於有所不足尊於有所不足親其人物而混焉志之於兖州人物志耶乃若展禽其人物則志之於有周人物志

何怙園藏刻　昆

則有周之人物矣則和聖之人物矣則不啻兖州其人物之人物矣雖非在所尊所親之於文廟者而亦可敬可愛者也以若是可敬可愛之人物而混焉與志諸文廟之所尊所親者以志之人物志猶不無愧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矣况又有不若展禽之可敬可愛者亦混焉志之於人物志不尤有愧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耶然則欲志孔子志於志之所志者必

若志文廟志特志於壇廟志而不以文廟志混志於祠廟志而後孔子之尊親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乃自不與人物之可敬可愛者混也又況其人物之有不若其人物之可敬可愛者又奚得與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者混耶必若是以志孔子於一統志而後志文廟志之所志所尊所親乎孔子於一統志者不虛志之於一統志也又必若是以志孔子於一統志以統

乎孟軻及孔孟之及門者以一之於孔孟之統
而志之於一統志而後一統志之志人物志者
不惟不得以其人物志所志之人物與孔子混
而人物志所志之人物亦與孟軻亦有不得混
焉者也即若展禽其人物雖與孟軻亦且有不
得混者又况得與孔子混耶是皆必若志文廟
志之志於壇廟志以志孔子以志孟軻以統乎
及門者於一而志之於一統志必不若志人物

志之於兗州志以志孔子以志孟軻以志及門者於人物志而後一統志之志孔志孟者乃尊乃親於文廟之所尊所親所志於一統志之所志爲者也噫孔孟之得以尊親於文廟者以孔則至聖也以孟則願學至聖者也且以孔以孟以至聖之學以致及門之諸賢莫不尊之親之若父若毋以尊以親而自致凡有血氣之莫不尊親亦無非以孔以孟以及門於孔孟之相親

以尊於一時乃有尊親孔孟於萬世也是故將
來志文廟之所尊所親於壇廟志於一統志者
亦惟志孔志孟志孔孟之及門於文廟已也此
外有若漢唐宋其儒其人物悉皆不以志於文
廟志也必若是以志乃有補於文廟志也乃有
補於　大明一統志也是補小補已耶是又以
其所補附諸所辯無非有所辯而後有所補爾
噫凡志之為志者即寘所止於心以為志也噫

凡志之爲志者即識所止於心以爲志也是故方以寘心所止爲志以志者志也即寘乎心之所止於縣於州於府於司於京師而無異志者志也即民之所寘於邦畿以止以志者志也是故策以識心所止爲志以志者志也即識乎心之所止於縣於州於府於司於京師而無遺志者志也即詩之所識於邦畿以止以志者志也是故孔子志學而止於至善其學志道而止於

至善其道即民之所志所止於邦畿若止於京師者則京師其至善也志也志孔子志也是故志孔子所志所止於文廟志而又志文廟所志所止於京師志即詩之所志所止於邦畿若止至善者則至善其京師也志也志文廟志也是故志者志也即有孔子志則有所志文廟志之志於京師志者自志之也志也即真心爲志志也是故志者志也即其文廟志則其所志孔子

志之志於至善志者自志之也志也卽識心爲志志也是爲志之爲志志也卽民所志志也卽志孔子志也是爲志之爲志志也卽詩所志志也卽志文廟志也卽志志也卽志志也并附諸所辯所補云

與艾冷溪書

言心言性言道者公之所熟言者也似無俟於再言但言心而未言心之所在于大而學之則

士農工商莫非在莫非心心各在各在心是終身莫知此心之大學矣言性而未言性之所率於中而庸之則士農工商莫非率莫非性性各率各率性成終身莫知此性之中庸矣中庸象棋子也大學象棋盤也對着是棋於上惟君臣堯舜以之對着是棋於下惟友朋仲尼以之故達道始屬於君臣以其上也終屬於朋友以其下也下交於上而父子昆弟夫婦之道自

統於上下而達之矣夫父子昆弟夫婦固天下之達道也而難統乎天下惟君臣而後可以聚天下之豪傑以仁出政仁自覆天下矣天下非統於君臣而何故唐虞以道統統於堯舜惟友朋可以聚天下之英才以仁設教而天下自歸仁矣天下非統於友朋而何故春秋以道統統於仲尼然此亦非公之所熟言者耶熟言而又再言似贅言矣況又別言君臣於堯舜友朋於

仲尼假又涉於言之支也殊不知君臣友朋相爲表裏者也昔仲尼祖述堯舜洞見君臣之道惟堯舜爲盡善矣而又局局於君臣以統天下能不幾於武之未盡善耶此友朋之道天啟仲尼以止至善者也古謂仲尼賢於堯舜謂非賢於此乎且君臣之道不有友朋設教於下不明友朋之道不有君臣出政於上不行行以行道於當時明以明道於萬世非表裏而何其欲再

言者言及此也豈贅言耶

又與艾冷溪書

共靜夜爲公細搜天下無一空處可補以報朝廷惟仲尼之道海內寥寥莫開誠爲一大空爾此空一補豈小補哉補之何如亦不過聚英才以育之將使英才條滿於下以待上用卽周子所謂善人多而 朝廷正天下治矣補報亦豈小哉且有大精神力量而後能補此大空公

精神力量不可謂不大矣但恐抵家日見人之
華屋便以已屋之不華爲空日聞人之多田便
以已田之不多爲空日亦急急思所以補之也
又何暇於補天下之大空耶縱有大精神大力
量惟在華屋多田以洩之耳大安見其大哉某
至此又欲再言言愈謬矣何敢再言乃敢乘此
南還新味忘分再言以冀補空於萬萬也何如

題仁爲已任

仁人也人人相形人已乃形形於上者存乎人為仁則由已也顏子事之形於下者人而仁仁以為已任也曾子重之事仁者必竭才必短命而死重仁者必戰兢必死而後已乃若孔子之為人也發憤忘食何竭才耶樂以忘憂何戰兢耶安仁者也不知老之將至何死而後已耶仁者之所以壽也有志於仁以默識為宗識曾耶識顏耶識孔耶抑於已於仁識不識耶

酬唐可大餽

分人以財不過謂之惠惟爲天下得人乃可謂之仁蓋以人則財之本而有人自有財得人則財不必分而財自得於人之得矣奚啻惠之而已哉將見老者以得人而安朋友以得人而信少者以得人而懷莫非以朋得朋以友得友爲得人則共乎十數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雖老而懷少之本自有所由起以致後乎十數年所

得之朋所得之友或少而安老之本自有所由繼枡繼相起於朋友之得以得人若可大可得爲我朋爲我友共學以安老懷少則自有祿於學之共而天下自歸仁而飽於仁不必分財以惠人矣何其仁耶

聚和學教諭族俚語

茹藿自忖德素未脩本不足以協人心癸丑正月顧長少謬推率教固辭弗獲乃勉強矢志舊

相

衰振朽蚤夜以思上思　君之所以善其治者以有國家之教也下思民之所以善其俗者以有鄉學之教也本族鄉學之教雖世有之但各聚于私館棟宇卑隘五六相聚則寥寥數十相聚則擾擾爲師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施教爲徒者不得舒暢精神以樂學故今總聚于祠者正欲師徒之舒暢也況聚于上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上族之親聚于中族私館則子弟惟知中

族之親聚于下族私館則子弟惟知有下族之親私館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總聚於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且不惟可以除子弟之私念凡爲父兄者朝夕相顧子弟亦因以相親相愛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堂樂觀子弟禮以相讓文以相勗雍如翕如而相親相愛之念亦皆油然而興矣故總聚于祠者又以興長上之親愛也夫教既總矣然又

各歸各饌則暑雨祁寒子弟苦於驅馳父兄心亦不安故不分遠近貧富必欲總送饌所以省驅馳以安父兄之心也饌既送矣然又各歸各宿則晨出夜入子弟襲以遊蕩師長教亦不專故不分遠近長幼必欲總宿祠者所以防遊蕩以專師長之教也若貧者以人单力薄而有送饌之慮是謂無遠慮矣獨不聞孟氏寡母尚不憚三遷之勞與費以教其子何慮一送饌邪富

者以溺愛姑息而有宿祠之憂是謂無大憂矣亦不聞孟氏孤兒而不顧三遷之近與遠以養其蒙何憂一宿祠邪或者父母偶感本身失調審其輕重處有常條或者父母逢旬本身初度審其誕辰處有常條或者伯叔吉凶外戚慶吊審其親疎處有常條子弟方婚聘者婚娶者婚畢者既聚于祠不許擅歸審其臨期處有常條子弟舊業農者工商者儈道者既聚于祠不許

擅徃審其緩急處有常條凡大小筵飲公私雜
會不許擅赴審其當否處有常條況半年之後
試子弟有生意者必有權宜之處三年小成又
有通變之處十年大成則子弟不論貧富其冠
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爲父兄者勿懷淺近之
慮卑小之憂以誤子弟所學勿聽無稽之言無
根之謀以亂師長之教勿容閑人私令小者陰
報家事雜詞勿狥婦人私令婢者潜遞菓品玩

好勿縱以子弟盛飾勿快以子弟厚味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皆欲父兄撙節之者所以嚴外誘之防也自二月一日爲期在師長亮能以此相勸子弟可不以此相勉父兄亦能以此相守妻孥可不以此相順其在外姓父兄子弟幸以相體本姓決不敢以親疎分厚薄也上有年邁行高下有年富力強不與師長及率教等項及在祠子弟之列者莫不以此相勗茹藿敢不以

此懲忿窒慾以補素之所未脩者敢不以此遜
善改過以補素之所未修者敢不以此敬老慈
幼以補素之所未修者敢不以此信友報 君
恩補素之所未修者伏惟合族長少同心體悉
以圖成功則不惟不負宗祖亦且表率後嗣不
一世獲慶亦且永世有賴矣謹諭

聚和率養諭族俚語

茄芹自幼安於親之所養莫知其本於 君之

所賜夫我之田産由於親之所遺似非　君之賜也我之形軀由於親之所生亦非　君之賜也故視　君田糧之征若費在我之財視　君丁糧之征若勞在我之力分雖勉強輸納應承亦不過苟免刑罰而已自寃其心豈真樂於盡分以報　君之賜邪况推是心以徃惟憂其財之費也又憂其不容以不費則必千思萬慮甘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重費又圖僥倖

以蠲免其所輕費而後已也惟憂其力之勞也又憂其不容以不勞亦必于思萬慮寧勞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重勞又圖苟且以隱匿其所輕勞而後已也故推是心以處一族則惟欲一族以替其費與勞耳而一族之失養莫知恤也推是心以處一房則惟欲一房以替其費與勞耳而一房之失養莫之恤也甚至推是心以處同胞兄弟則惟欲兄弟以替其費與勞耳

而兄弟之失養莫知恤也兄弟因之以相忤一房因之以相殘一族因之以相戕不惟忘 君之所賜亦將失親之所養矣即此以究其心誠何心哉癸丑正月合族始聚以和和聚於心始知養本於 君之所賜也我有田產不有 君以統於上則衆寡相爭田產不得以相守也今我得以守其田產者得非 君所賜歟我有形軀不有 君以統於上則強弱相欺形軀不得

以相保矣今我得以保其形軀者亦非　君所
賜歟知其賜之難報也故已設率教又設率養
以報其賜知其養之難率也故設輔養者以維
其輔又知其養之難維也故另設一十二人總
管糧于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糧于八節七十二
人各徵糧於各候各候完訖類付于八節之所
催者八節完訖類付于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
訖類付于維養者交收轉付輔養以俟率養之

所率矣或者各候糧有未完則必達于各節各
節糧有未完則必達於各季各季糧有未完則
必達于維養者轉達輔養以達率養以審其情
以達于率教教之不敗然後呈于官司俾各與
漸而化同樂于盡分以報　君上之賜也凡屬
于徵糧者勿謂催糧爲逸以惰其所徵也屬于
催糧者勿謂管糧爲逸以惰其所催也屬于管
糧者勿謂維養者爲逸以惰其所管也豈知維

養者同輔養以從率養四時相聚不敢少逸于
四時胥糧者一人胥于一月不敢少逸于一月
催糧者一人催于一十五日不敢少一于一十
五日徵糧一人止徵五日五日乃可以少情耶
況徵糧者有能常懐報　君之心而樂於盡分
則又當引而進之矣何可以少情邪率養苟不
盡分亦當自懈而退矣安敢以少逸邪必不敢
以逸率其所輔必不敢以逸率其所催者也必

不覺以逸率其所養必不敢以逸率其所催徵者也必不敢以逸率已以不盡其分之所當盡爲者也故凡田糧之徵敢不樂於盡分以輸納邪丁糧之徵敢不樂於盡分以承應邪又豈敢妄費其財以行賄賂以求免其所費邪又豈敢徒勞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勞邪又豈敢欲一族一房及同胞兄弟以替其費與勞耶又豈敢不知恤同胞兄弟及一房一族之失養邪

何梧園藏刻

惟不敢不期兄弟之相忤者以相翕也惟不敢不期一房之相　者以相協也惟不敢不期一族之相殘者以相睦也惟不敢不自率其性以率吾親之所養以報吾　君之所賜也謹諭

聚和老老文

伯父嶼宇公届七十七十日老率教茹藿率養茹芹輔教聲雅世華定宇輔養聲珮禎夫廷望維教養明宇輔宏孔瀾卿耀相欲汝元撰文以

老老焉汝元乃撰所欲者曰欲貨色欲也欲聚和欲也族未聚和欲皆逐逐雖不欲貨色奚欲哉族既聚和欲亦育育雖不欲聚和奚欲哉聚和有教有養伯叔欲率未列于率惟朝夕與率相聚以和育欲率也欲輔未列于輔惟朝夕與輔相聚以和育欲輔也欲維未列于維惟朝夕與維相聚以和育欲維也育欲存是又奚欲哉昔公劉雖欲貨然欲與百姓同欲以篤前烈以

何浩匠藏刻

育欲也太王雖欲色亦欲與百姓同欲以基王績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仲尼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欲致知在格物七十從其所欲而不踰平天下之矩以育欲也育欲在是又奚欲哉汝元亦奚欲哉惟欲相率相輔相繼相育欲於聚和以老老焉又奚欲哉

修聚和祠上永豊太尹凌海樓書

蒙示明哲保身之學熟察我翁一言一動無非學以保身所示不爲虛矣惟謬見則以身有在而後不容以不保身在尊而後不敢以不保如身在農在工在商身在卑也不保未有不殞其身者也是身有在不容以不保也又如身在士由士而仕身日尊矣身之尊者言足以典默足以容信不敢以不保也今某不農不工不商身已不在卑矣保身何爲況又不士何由以仕身

已不在尊矣身不在尊雖言不見其言雖默不
見其默何足以興何足以容雖欲保身保身何
爲其所以如痴如蔽者以身之無在也無在而
求有在之不暇矣何暇於身之保耶文王之不
暇食亦以身之未有在也不然何致羑里之囚
囚其身者似不知所以保其身也詩美文王爲
明哲保身者保之於身尊之後也仲尼之席不
暇煖亦以身之未有在也不然何致陳蔡之厄

尼其身者似不知所以保其身也而仲尼獨謂
明哲保身之詩者得非思保之於身尊之後耶
我翁雖時時事事盡保身之學謂之保身於官
則可矣若謂保身如文王如仲尼則未也我翁
以爲何如

又書

樵語一軸雖達鄙情然實欲父毋謀出樊籠而
爲大道之宗主也若在樊籠戀戀縱得以展高

才不過一敎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於大道何補益須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復生於世則大道有正宗善人有歸宿身雖不與朝政自無有不正矣大道之明莫明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明大道者亦惟出身於春秋以與國政於朋友之交信也何嘗戀戀樊籠且樊籠甚窄而又多猜多忌縱有高才從何以展此在父母不可不早謀也如謀出身爲隱士而無補於朝政是歟

君矣歟　君之人安能主明大道必不敢爲
父毋設此拙謀以蒙歟　君之誅也即欲父毋
出身爲伯夷爲下惠是亦爲謀之拙者也何敢
欲父毋爲隱士耶無非欲父毋出身以主朋友
之大道而繼孔子之賢於堯舜者也堯舜立政
之盡善者也孔子設教之至善而身不與政者
也不與政而賢於立政然則出身以繼孔子以
主大道之宗其於朝政豈小補哉伏惟庥樵語

何怡園藏刻

詳加察焉不勝幸幸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三卷終